

# The Mechanism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Yvqian An<sup>1,a</sup>, Xinyue Duan<sup>2,b</sup>, Bo Sun<sup>2,c</sup>, Shiyi Li<sup>2,d</sup>, Jingxin Gongsun<sup>2,e</sup>

<sup>12</sup>Depart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Hainan University, Meilan District, Haikou, Hainan Province, China

<sup>a</sup>347501048@qq.com, <sup>b</sup>774043403@qq.com, <sup>c</sup>2667384523@qq.com, <sup>d</sup>lsy20220428@163.com

<sup>e</sup>2667033471@qq.com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media technology is highly embedded in social life, rituals glow with new luster by means of media and have multiple effects on audiences. Among them, awakening and r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as well as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are the main roles of the current media ritu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anchor point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chanism diagram of ritual significance target combined with threshold,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meaning ring, and explores how ritual communication affec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found that ritu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awakens and reconstructs collective memory in retrospect, but also consolidates and stores collective memory in repetition. The role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ties - creating consensus - consolid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social order". These two form a joint force, which is finally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social influence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media.

**Keywords:** ritual communication, collective memory, national identity, mechanism of action

# 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探究

安玉倩<sup>1,a</sup>, 段馨悦<sup>2,b</sup>, 孙博<sup>2,c</sup>, 李诗怡<sup>2,d</sup>, 公孙憬心<sup>2,e</sup>

<sup>12</sup>海南大学公共关系学系, 美兰区, 海口, 海南省, 中国

<sup>a</sup>347501048@qq.com, <sup>b</sup>774043403@qq.com, <sup>c</sup>2667384523@qq.com, <sup>d</sup>lsy20220428@163.com

<sup>e</sup>2667033471@qq.com

## 摘要

在媒介技术高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 仪式借助媒介焕发出新的光彩, 对受众产生多重作用。其中, 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 构建和强化国家认同是当前媒介仪式传播的主要作用。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锚定点理论, 结合阈限构建仪式意义目标作用机制图, 通过对意义之环的阐述厘清仪式传播的作用机理, 探析仪式传播如何作用于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研究发现, 仪式传播在回溯中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 在重复中固化和储存集体记忆, 而仪式传播对国家认同作用则通过“增强社会联系-创建共识-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机制, 二者形成合力, 最终体现为通过媒介作用的仪式传播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 仪式传播, 集体记忆, 国家认同, 作用机制

## 1. 前言

仪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 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当代社会, 网络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仪式的变迁, 媒介仪式以其空前的传播效能, 使仪式

更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并对人们的心理、情感、精神和价值产生着重要影响。近年来, 节日联欢晚会、天安门阅兵仪式和奥运会开幕仪式等国家级大型仪式成功举行, 并在多媒介聚合效应的加持下实现了离散社会的精神重整和记忆重塑, 强化了中国公民

的国家认同，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中国之声。

由此可见,合法性仪式传播对当下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具体体现为置身于社会结构中并受其影响的个体在认知、态度、行为三个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上升到宏观层面则显著体现为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作用。因此,在媒介仪式深入影响社会生活和国家认同回暖强化的背景下,厘清仪式传播的作用机制,并将其加以解释和运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开局具有重要意义。

## 2. 理论框架搭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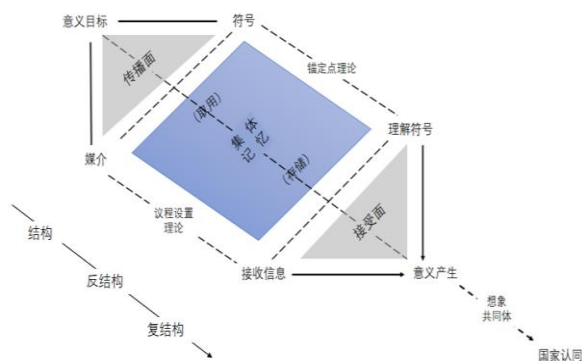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图示

以传播者意图为核心设立媒介仪式意义目标,从传播面到达接受面有两条相互缠绕的路径,即两条路径需要融合使用,分别指向内容和载体,以锚定点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为依据。所谓“锚定点”,简而言之,指在某一特殊时刻因为能指或能指链滑行的中止而使话语产生出的意指效果,但这一意指效果并不是能指链自身直接表征出来的,其是在对能指链做阐释性的回溯中建构出来的。在这一建构中,某个能指被选择出来充当主能指,众能指皆回溯性地回指到或锚定到该能指的结构要素中,由此浮现出某种意义或价值。仪式传播的符号选用要考虑到意义目标的可实现性,符号选用和符号理解过程深度嵌入锚定点理论。而议程设置理论指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议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目前,大众传播形式多样,主流媒体仍有极强的议程设置能力,而自媒体则可以从不同维度进一步烘托氛围并从具体角度深入传播。也就是说,内容方面通过符号选取,能指运动作用,而载体方面通过媒介选用,技术支持作用,两方面组合最终形成传播面。而接受面由接收信息和理解符号构成,是受众输入信息,产生意义和影响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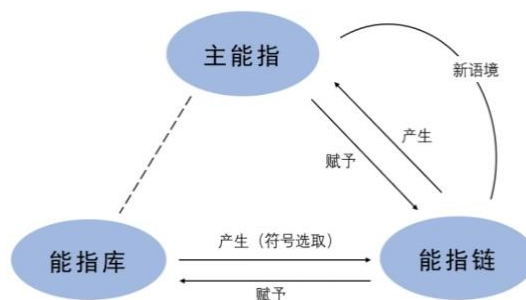
作用机制在本质上遵从“结构——反结构——复结构”，同时，在整个作用机制中，传播面和接受面之间以“集体记忆库”相接，集体记忆库在多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传播符号和理解符号都要取用于集体记忆库，二是传受双方的使用和理解过程会生成新的记忆存储至集体记忆库，进一步为其扩容，集体记忆库是动态区域，而非固定不变，大小恒定的部分。

从信息量来说,接受面一定小于传播面,接收信息至意义产生的矢量长度由受众接收信息的量来决定,而理解符号至意义产生的矢量长度由受众的理解力决定。同时,受众理解的方向可能背离意义目标,即理解符号至意义产生的矢量方向可变,两矢量合力作用决定了意义产生情况。此外,矢量作用效果(生成想象共同体→国家认同)仅为意义产生后的一种可能。

### 3. 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作用机制

仪式是指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价值和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抵达某种意义。“象征性符号”和“重复性行为”是仪式的两个关键要素,仪式传播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也是基于这两个要素。机制则是指“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仪式传播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如何产生运作的?本文将从“仪式传播—集体记忆”和“仪式传播—国家认同”两方面切入展开作用机制探究。

### 3.1 仪式传播的作用机理——意义之环



### 图2 能指意义产生机理

在能指、能指链、主能指的“三角关系”之中存在关于仪式意义的三种情况。第一,在符号选取阶段,从能指库当中选取符号作为仪式传播元素,构成符合意义目标内涵的能指链,在能指链中,受众通过意义的回溯性建构感受到仪式意义,此时代表仪式意义的主能指被确立,该能指运动过程即通过仪式进行意义目标的传达。第二,仪式意义被传达给受众后,主能指会通过能指链对能指链中其他能指的意义进行异化,其他能指的意义会因为主能指的出现朝向其运动,

即主能指通过能指链“赋予”能指新的意义。第三,主能指被确立后,可与能指链共同产生的意义语境形成一个整体,将意义目标和整个语境相连接。此外,主能指和能指库之间以虚线连接代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受众对同一事件的理解有多种可能性,传播活动仅为一种让传播目标占据受众所理解的“主能指”位置的尝试。

将以上三要素在意义产生方面的三种特殊关系运用在仪式传播中,体现为以下三种作用:一是通过仪式内容传播一种意义;二是通过仪式传播赋予能指意义;三是通过仪式传播赋予能指新语境。

### 3.2 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的作用机制

集体记忆研究不一而足,其概念界定也辩驳不休。但在集体记忆所呈现的建构性和社会历史性上,相关研究者都保持一种低度的共识。集体记忆并不是天然的存在,而是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中形成于人类认知领域的意识与无意识产物,并由于集体意识需要得以储存和延续。与集体记忆相对而言的是个体记忆,二者相互依存,均不能独立存在,个人记忆总是受到社会环境的支持。在社会集体层面,个体记忆必然与他者记忆互动,个体记忆超出自身并整合了他人记忆,个体经验由此得到丰富。而今,在仪式与媒介深度融合推动仪式世俗化的当下,时空距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仪式传播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并形成普遍影响,在认知层面则集中表现为对社会集体记忆的唤醒、重构、固化和储存。

#### 3.2.1 在回溯中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要素直接指向了仪式意义目标,是仪式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作用于现有意义产物的结果之一,也是进行仪式传播的基础。集体记忆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共同经验,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积累……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集体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个人记忆间的共性部分凝聚而成的,象征符号是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的关键联结,立足当下回溯过往,在今昔语境中筑通桥梁,沟通意义。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和重构是这座桥梁的两面,二者共存一体同时发生,而非有先后并列之序。在仪式传播与集体记忆的互动过程中,集体记忆赋予记忆主体所在文化系统中的特定符号以丰富独特的象征涵义,并在仪式传播中通过传播者回溯编码和参与者回溯解码,集体记忆在仪式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唤醒和重构。

仪式传播立足于当前语境之中,通过象征符号的运作引导仪式参与者回溯过往,并在回溯之中实现了对参与者集体记忆的唤醒和重构。回溯本质存在于象征符号在纵向联想中构成的选择关系,其并非是完整的线性关系,需从记忆的在场与缺席中辩证看待。先

于个体而存在并具化于个体认知的集体记忆在纵向延续上是不连贯的,存在记忆断层和记忆碎片,由此决定了回溯在客观上的不连续性。唤醒和重构则存在于象征符号在横向线性运动中形成的组合关系。象征符号在横向线性运动中产生意义,也即意义是组合关系的产物,象征符号的线性组合链条多线交织就形成了意义之网,意义之网在人类记忆之中则体现为记忆面。在回溯的意识之线运动穿过在共时空间中存在的记忆面,线与面的交点即某一象征符号被即刻触发,受当下语境的影响开始新的运动,由此形成新的组合关系,进而在新旧更替和交织中产生新的记忆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唤醒和重塑是即刻、同时发生的,或者说,唤醒即重塑,重塑即唤醒。此外,由于仪式有其特定的意义目标,在由仪式传播者选择的特定象征符号的引导下,参与者个体记忆内部形成的新记忆面结构是极其相似的。因而从宏观视角观察,仪式传播创造了仪式参与者集体的新的共同经验,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和重塑。

#### 3.2.2 在重复中固化和储存集体记忆

区别于人类本能的重复性行为,仪式中的“重复性行为”指向的是基本原则,仪式的基本原则所对应的是一种规范、价值和秩序,具有普泛和超时空的性质。仪式的“重复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仪式过程中对某一象征符号的重复性强调,另一种是对整体仪式的重复性操演。综合以上两种情况,特定仪式中重复频率较高的象征符号即可视作仪式表达的核心符号,其能够最大程度精确地传递仪式意义。可以说,重复使仪式所运用的非单一象征符号产生了主次之分,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通过仪式传播映射在集体记忆中,表现为对离散无序的记忆的结构化,使其以特定的形式和结构固化。

象征符号及其丰富独特的内涵可视作一种对社会规范和生活经验的高度凝练。高频使用某一象征符号则是仪式传播者对客观现实中某一社会规范和生活经验的认可,这种认可经仪式符号转译,在重复中将特定规范或经验写入集体记忆之中,形成记忆刻写。其中,仪式所表达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内容在进入集体记忆的框架后,必要经受集体记忆的修饰和打磨,从而与原有的记忆融合并储存下来。此外,集体记忆并不能借助人体的代际繁衍而无限延续,其时间长度取决于物质符号的耐久性。

而今媒介技术的高度便利性大大降低了仪式重复操演的成本,也极大扩展了仪式传播的运作范围。多种象征符号被高频使用,冲击力极强的声、光、电组合强化了符号间的结构分化,集体记忆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庞大的体量在社会系统中固化储存。

### 3.3 仪式传播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

国家认同通过多元主体互动共建而成,内源性认同和外源性认同具象化为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传统

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情感连接和群体共识，而现代国家则基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地理领土边界成为了划分国内外的重要标识。在经历了近代势弱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样文化观念一拥而入，跨域交流门槛层层降低，固有的集体意识具有被消减、重构的风险，国家认同构建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而仪式传播则通过“增强社会联系-创建共识-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机制，拉近仪式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增强社会信息联系和情感联系，创建国内、国际共识，最终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构建和强化受众国家认同。

### 3.3.1 增强社会联系

随着媒介的多元化与智能化，多重渠道通过宏观和微观视角借助媒介以快速的迭代方式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传统仪式也以“媒介事件”的新形式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表现出扩散快、规模化、影响力大的特点。仪式继承其传统属性，借助意义解读模式，仍可通过内容传播一种意义，通过传播赋予能指意义和新语境。

仪式传播过程往往前置于事件主体部分的发生，伴随事件进程的推进情况进行多主体“加热”。主体内化于心的国家认同基础会转化为丰富细腻的表现方式参与仪式传播过程，形成仪式传播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加强循环，促成多层次的国家认同体系。主要传播从宏观角度设置议程，引导受众注意力向某一媒介事件倾斜，以直播、宣传片等方式构建社会初级印象。辅助传播从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场景布置或参与人员等细节展开，调整或强化印象。除官方媒体外，自媒体也会根据处于热点的事件素材进行创作或再创作，其亲民化的态度、口吻等进一步提高了传播内容的质量和信息传播的效率，多途径增强社会联系。至此，媒介事件的大体轮廓已在群体内形成，事件影响力范围和程度初步划定。

媒介仪式注重仪式过程的参与感，交互程度决定展示维度和体验效果。“电视仪式”即通过电视这一媒介放大仪式本身的震撼效果，其是媒介事件的初代形式。随着媒介模式和交互技术的不断更迭，全景直播、穿戴设备、VR等为媒介事件的展现方式提供更多可能性，也为仪式传播带来新的契机。仪式传播也可探索、融合技术具身化途径，让受众通过虚拟场景中的标记设置、知识互动等增强临场感，充分利用感官身体认知仪式，从而多层次调动情感输出，增强社会情感联系，营造认同氛围。

### 3.3.2 创建共识

仪式传播以一定的媒介和符号，成为群体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潜藏在符号中的意义目标通过表演或某种象征行为，借助各式媒介多样化的传达方式加深受众参与度，唤醒并重构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共识，激发潜含身份认知的包含民族自

豪感、荣誉感在内的国家情感，生成想象共同体从而构建进阶认同，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受众对仪式的共同见证和关于仪式的互动讨论是其被仪式影响的基础，其参与仪式的一系列行为助推仪式氛围，促进仪式传播产生作用。

将国家认同的视野延伸至国外，群体对本国的认同感不仅来源于多重形塑，也通过主动性的差异化对比产生。国际正向仪式传播强化他国对我国国际认同的同时，传播话语倾向也反映了其对我国的国家态度。与国际上各个国家良好的沟通过程和结果是使其对我国拥有正向态度的重要基础，而有效沟通则建立在双方拥有广泛共同意义空间之上。因此，传播应致力于建立和加深国际方面对沟通内容中意义符号的理解，提高对话质量和沟通有效性，消除偏见，促进共识形成。

除了深度对话沟通，国家形象的整体表现也是影响国家认同，尤其是国际认同的重要因素。国家形象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体现，它呈现出一个国家的整体面貌，与国家认同形成互构关系。“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我国实现有效国际传播的关键战略部署，为打破西方少数国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获得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打造“分圈层，讲得出，听得懂”，具有国内外共识的中国话语体系尤为重要。从国家形象塑造转向国家品牌打造，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为重构国际认同探索新路径和新策略。

### 3.3.3 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

从阈限和交融的角度来看，阈限期分为前阈限、阈限期、后阈限三个部分，仪式传播作用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实则可以视为组织“结构——反结构——复结构”过程，其以同一的底层机制在不同类型仪式中发挥作用，即受众通过短时间密集参与仪式传播活动，从意识层面跳脱出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以相同身份参与仪式活动，充分融入仪式氛围之中，暂时性地进入一种趋于平等的反结构关系，并快速在阈限期实现交融后再次回到日常状态。

仪式传播在阈限期与受众充分接触、作用，传播活动结束后，受众仍会受到反结构关系影响，不同身份之间的不平等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削弱，社会中的冲突情绪得以缓冲，潜在社会危机钝化。受众理解并肯定仪式意义目标，从而达到受众生成想象共同体，国家认同被构建或强化的作用，至此，秩序运作合理性被巩固，从而大众愿意做出遵从社会秩序的行为，且会对相异态度或行为表现出排斥或否定。仪式传播作用的进一步延伸充分实现了仪式意义目的，满足了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诉求，创造出一系列多样化的仪式价值。

#### 4. 结论

仪式无论被视为一种传播内容亦或是传播手段,其皆通过媒介系统在受众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构建方面发挥多重作用。在仪式场域的运作中,传播思维已如盐入海,同时仪式观也赋予传播领域以人文批判视角。二者深度融合形成仪式传播,可以说,仪式即传播。本文从理论框架搭建,仪式传播作用机理阐释展开,通过探析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梳理其对社会的宏观价值与深层意义。在媒介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形成媒介环境的当下,仪式传播以其独特的媒介具身性、集体共享性和社会延续性,跨越广袤的时空,积累着集体记忆,延续着文化传统,凝聚着民族情感,维系着社会共识与秩序,其实际效用体现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对内、对外的跨时空传播。仪式传播研究应从理论探究推向实践分析,力求以仪式传播理论研究结果解释和批判实践,以仪式传播实践反思和推动理论研究,从而使仪式传播在实践中更好地传播叙事,进一步发挥其效用。

#### References

- [1] Jacques Lacan. (2011) *Reading Your Symptoms*. Wu Qio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 [2] Li Na. (2017) *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history and urban landscape*.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Shanghai.
- [3] Ran Yaxuan, Wei Haiying, Li Qing, Lei Chao. (2018) Human ritual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 far-reaching repetitive act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8, 26 (01) : 169-179.
- [4] Fei Xiaotong. (2012) *Local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 [5] Peng zhaorong. (2002) Review of anthropological ritual research. *Ethnic Studies*, 2002 (02) : 88-96+109-110.]
- [6] Alaida Assman, Tao Dongfeng. (2020) Individual memory, soci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Studies*, 2020(03):48-65.
- [7] Zhao Jianguo. (2019) On consensu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9, 41(05):36-41.
- [8] Fan, H., Su, X. (2022) Multi-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Image in the New Er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22(02):67-71.
- [9] Jin yafei. (2022) Ritual Order Mechanism: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secular Ritual. *Theoretical Circles*, 2022(01):80-86.